尚書考

尚書考卷之五

萬載李榮陛奠基甫

竹圃郭如泰
繪圃袁振藻挍鐫
甘泉郭樹芝

歐陽子泰誓論証

歐陽子泰誓論自以己意辨舊說文王稱王改元及武王冒年之謬凡六條其第一第二言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其勝黎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十年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類亦無一言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猶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己不臣而自王反優容不問者十年非人情也予按

此義唐孔穎達已發之文王受命序疏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西伯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爲敵非直咎惡而已且稱王顯然背叛雖紂之愚非實能釋也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先歐公致辨已悉特謂文王九十六歲稱王明年乃卒是能守事國四十九年之貞而卒蹈蓋棺一年之叛也孔氏信道不篤其言自相刺謬無取焉其三逃孔子言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使西伯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孔子之言萬世取信者也予按此義漢應劭已發之風俗通云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得列於王哉俗儒不能採綜多共辨論至於訟閲大王王季皆見追王豈可復謂已王乎此論持之者尤多曹孟德不肯受禪稱曰吾爲周文王矣蓋亦知文王無身王事也

其四伯夷叔齊聞西伯之賢往歸之天子在上諸侯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依之久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乎其五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而以西伯聽虞芮之訟爲受命元年夫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耳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果重事歟西伯即位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反復求之皆妄說也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王之事明白不誣矣按誣文王爲稱王改元蓋造端於七國術數家以此逢合其時相王之君漢陋儒說詩因而張本之至誣

武王冒文王爲元則晚周秦漢三百年間未聞也紀年書序史記周書吳越春秋等書具在無不紀武王者漢之季向歆父子造三統始雜採詩說文王世子僞禮雋伯夷傳以要合書序冀得證其最疏之歷其時班固雖謬採入志而後賢亦莫不糾之惟晉儒矜雜博而不衷於理乃引之以註經承誤之徒增疵益累令覽者不別是非之所在於是詩書所載文武事無幾人識其眞矣歐論宋儒謂書序十一年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也復何疑哉以發明此元冒元之無一可信惟安閻氏謂公論出而文王之冤始白宜興儲氏謂千餘年承訛傳謬得公之論如日再中有功經學不亦卓矣哉然博徵之實多前人緒言非公襲爲己說而見有同符者聖賢之事實決不出天理人情之外也近儒又欲重爐死灰謬謂改

元胄元績唐人無異說而宋人懸斷義理未考相傳之事實是又欲以己之雜博爲有加於前賢也乎故畧舉漢唐諸家闢歐公之先路者以明公所論實得古今人心之所同然世人治詩書不可習於誣聖而不自知也乙卯三月二十二更古齋

元人吳立夫改元論上云自古未嘗有改元爲是說者特出於戰國之間周既衰列國爭稱王其初卽位時猶以侯爵行國中而稱曰公及後以王自稱史官欲明其稱王之始故曰某王改元豈播告於其國哉徒以書之載籍耳何則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十三年矣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非改元也明秦魏之始稱王也此爲史官者自志其國之事後人

求其說而不得又大惑焉且謂西伯在商紂世亦嘗稱王改元其兆特因戰國之秦魏秦魏豈果以改元爲王者之重事哉說者恒曰爲君者即位之明年必告廟臨羣臣然後改元然言告廟臨羣臣則可言改元則未可君嗣位定於初喪若曰一年不二君特臣子之情不忍遽死君父故居喪自稱曰子然民人之心繫之久矣將爲史者不便以先君之薨年爲嗣君之始年姑待明年告廟之際乃次第而書之耳　論下云爲春秋者曰惟王者然後改元東周之遷王政不行諸侯亦皆改元此似是而實非也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世表功臣侯表類書某王某侯元年方天下大定奉漢法度行漢年號固也爲史者欲著每國之名爵年代世系故一以是書之非改元也考之於漢者如此

可見東周諸侯之必不然矣

按歐陽子謂古者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耳此語已洞見秦魏以前數千年紀元事實立夫二論專明此意所引據皆出周秦西漢舊說無一條闌入宋儒者亦並不知有歐論在先而自與之合所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信有之彼惑溺於歆固鄭孔之邪說者亦少知開悟否

今文太誓考二則

伏氏本書二十八篇劉氏歆謂當時以尚書為備臣瓚注學者謂尚書惟二十八篇僞孔臧書書篇取象二十八宿下至論衡脩書書疏無異說也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得太誓於壁內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劉氏歆云建元之間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按泰

誓最先見於元光元年董仲舒之策仲舒自景帝時爲博士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而泰誓立又二年詔策賢良仲舒即引用之是泰誓之得與得立俱在建元四年之內別錄武帝末云者當爲武帝初或景帝末傳寫之誤耳書序疏引論衡及後漢史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子屋得泰誓三篇不可信或是爾時重得故亦據而言之云按史記于伏書不列篇目而稱二十九篇泰誓已統其內書序疏云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不復曲別疑不與伏生所傳同也其論頗核近日西河毛氏乃謂武帝特爲伏書二十九篇立博士開弟子員令係晚出大史令何能攙入此蓋不省所云泰誓得行者武帝爲之非武帝未立史公敢於攙入也所駁未當然史

記周本紀觀兵渡河皆引泰誓其渡河數語類攸誓或伏生書本有之故云二十九篇後得觀兵之泰誓博士乃集讀爲一而別於伏氏他籍故歆璜等止言二十八篇也然渡河之誓亦斷章如梓材後誥序之比故無書傳所引文近儒不得其說遂欲以書序充二十九篇之數序果同出於伏生則篇次宜無異其肯合併康與康王之誥乎蓋爲伏氏學者頗見百二十篇之目及孔壁古文殘目而纂成之耳別有考

太誓今文頗具於史記孔安國爲之注而馬融王肅疑之融之言曰太誓後得文似淺露書傳所引太誓不在者甚多肅之言曰太誓非本經乎按此皆引觀兵之太誓言其文乃記事非述言也以爲周初本經固不可以爲漢世張霸之徒所作亦不然蓋自孔氏

之門羞稱五伯而學者好言湯武之事至於戰國儒術益雜各憑所聞以追揚征伐記載紛紜今所存如周書世俘等皆是也遭秦禁書弟子彼此藏弃博士集而讀之女子後發之先後文無牴牾惟篇第多寡不同耳果今偽者爲之則武帝時太誓已經集讀安用復壁之耶然則此書本闕篇目周本紀武王九年引用之亦不言其名當時儒者見爲伐紂事即以泰誓嫁之耳其無書傳所引太誓無怪也僞書既出人益以今文所集讀者爲贋然今書出於戰國禨祥之士淺陋易見若後人漁獵經書斷句以求肖其而主之以弱氣去聖人眞象遠矣或乃因之不足於武王何其愚也

觀兵有無考

伊川先生曰觀政必無之理如今日天命絕便是獨夫豈容更留

之三年未絕便是君也臣子敢以兵弑之乎橫渠先生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卽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豈有觀兵二年始伐之哉朱子曰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閻氏疏證曰程子謂武王無觀兵而武王之冤始白大哉言乎三代以下所未有宋氏考辨曰義之精者雖聖人不能易而先生言精於義自足證僞書之謬予謂兩先生之說固善以實按之下能無疑蓋人君受命於天天絕其命固不足以君天下然而命之絕否天不能諄諄示人則亦不可決於一日之頃冬非可一日而夏春非可一日而秋且國有命猶人有生雖劇矣一脈存不可謂死雖亂矣獨夫在不可謂亡天命豈與紂相終必本其致絕之由則五十餘祀中何一克享天心西伯戡黎祖伊已云天

既訖我殷命剛罪之師何日不應舉如人病膏肓而嗜痕毒何日不應遽烏可得一日而判之耶古之聖人深知天所以立君養民之意故於賊仁賊義之人不得不易緩而殘賊之行也非一日則其易之之情也亦不起於一日湯與伊尹五就之而五去之文武易代而各行其志夫君臣之義天地無可逃者也以常所服事之君一旦稱爲命絶而猝圖之是使中主以下見才畧異衆之臣輒日不可疑而其臣亦無可終事之君其不爲天經之大害也哉或日病亦有膻中臟腑者以國勢言則包藏禍心之逆黨歷代間有之如霍光之廢昌邑亦計不旋踵然此謂朝夕密比於君者也外諸侯則烏能且明成祖以燕纂位亦蓄之久兵乃發燕王不肯臣服於惠帝武王曷嘗稱覲於紂哉燕王以家人易家人猶相時而

勤況武王以周伐殷哉孟子常言仁者無敵然至論文王與紂之事必歸之時與勢紂之時天下歸殷久矣又有故家遺俗流風善政之有與諸賢人之輔相文武雖分天下三之二徒得其民心爾其兵力則虎賁三千豈能敵如林之旅七十萬左傳又稱紂百克而無後然則紂固非可易伐者也故武王嘗試於戡黎之偏師洮幾於孟津之大會王是而紂猶責命於天比干剖箕子囚微子逐盡去其心腹手足奸宄盈朝民罔弗欲喪然後師之出可萬全矣然猶三歸夫子猶曰受克予惟予小子無良聖王用兵如此其慎兩先生論已成之事視取紂如探囊中物且曰豈容更留遲三年似猶未以身代處局中故措語不無過當君近人激賞之意直謂武王爲人臣脅紂則不可誅紂則可遽誅紂則可稍遲留則不可

其見益顛倒矣然觀兵與觀政異觀政見於僞書觀兵見於史記而本於周語紂固無政可觀觀政以兵固爲謬武王遵時養晦亦豈肯耀兵於紂者然則戡黎與會盟津師再引退凡以待純熙之舉耳周家忠厚開國槪文王終身不伐紂武王避之又久如此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以天下易者眞聖人之舉動也夫

毛氏所輸經問補卷三王虎文舉仁山金氏西伯戡黎辨云此西伯武王非文王也黎即潞州去朝歌三百里畿内諸侯之國與邢崇密須等國不同文王方率叛國以事紂豈遽觀兵天子畿内乎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爲戡黎於是傳註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其辨甚晰毛氏譏宋元諸儒必欲非之然邪畿千里明見商頌毛雖利喙安能别出三百里之國不入邪畿乎又謂武嗣西伯經無明文

然商書千不存一文嗣西伯經亦不見且胥襲樂竊未聞新命伯無世援究出何經餘皆沒溺漢魏俗儒等爲元之誣說前儒掊擊不遺無庸辨

三統歷僞泰誓武成伐殷年月考

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壄也師初發以殷十一

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壄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粤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

子歲劉商王紂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又云春秋隱公即位此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

按武王伐殷劉歆作三統歷引傳曰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此周語伶州鳩對景王之文也亦稱爲外傳其所引武成篇者實周書之世俘解漢唐人所指爲今文尚書者也古文武成僞建武之際亡漢人見劉歆引此名武成篇

故目爲今文書而師古注因之其實三家今文無此篇也又引書序三條歆自增飾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及以己法算星見冬至大寒各氣以合於各書今依其說序之武王十三年歲在鶉火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師初發日在析木箕七度其夕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爲十二月日月合辰斗前一度二日壬辰晨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四字當衍二十八戊午渡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二月朔日庚申四日癸亥至牧野五日甲子武成篇列於三月恐字畫有誤歆算連下尙爲閏二月云下逮武成篇所列之四月皆得合然而有大謬者由辛卯合辰之度以求乙未日至得二十九日由斗柄前一度加二十九日日行得牛三度除三統立法云九道千五百三十九歲而

大終三終而與元終進退於牽牛之前四度五分歆不知歲差借據已所見日躔以爲說不知以秦漢間日躔步周初日至差至八九百年矣又按竹書紀年自武王辛卯歲伐紂至平王四十九年己未魯隱公元得三百二十八年而三統增七十二歲蓋武王以伐紂前十二年己卯嗣立明年稱元三統既昧伐紂之眞年又欲傅合再期伐紂及世俘月日遂增一己卯之紀又進伐紂事於十二年前以此兩說而增七十二算實殷文丁三年也下距至元辛巳二千四百零二年三統所用四分法本疎明安肅邢氏用授時歷法推之得周正月癸巳朔二十六日戊午二十七日己未二十八日庚申冬至二月癸亥朔其正月朔早二日冬至早一日二月朔早三日與武成篇所列諸日亦無一得合三統之謬如此邢氏

步朔密矣其步冬至未用上考增分之法仍不可通別見

漢初有六歷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加大初三統爲七歷立元彼此參差而步術無與均以武王十三年伐紂爲上考之始而六歷之亡久矣惟殷歷尚可考詩疏云鄭元注尚書用殷歷推數督序武王十一年鄭注云本文王受命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年洛誥疏云周公攝政七年是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按漢歷志武王年八十六而克殷後七歲而崩年九十三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且冬至殷歷以爲六年戊午是殷歷較三統後一年從其所紀攝政七年壬辰退十六算得丙子爲武王十一年戊寅爲十三年殷人建丑歲終爲子月周人即以爲歲首二代年異而天行不異先後止差一日耳自此章首以下記漢元帝初元毋蔀朔至書

俱云殷歷後一日而不言餘歷則與三統日同可知諸歷爲三統所出其誤在先蓋周秦閒人已相競於僞矣鄭又注乾鑿度云推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洛書命爲天子受命後五年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孔疏文王受命詩序申之曰當云八十五歲蓋以紀法減得癸丑後五歲戊午爲入蔀二十九年季秋受赤雀之命明年己未乃改元十三年在辛未如其算比三統所引殷歷伐紂之歲又移上八年實殷武乙之三十年也鄭孔炫博異而背其本所謂岐之中又有岐焉此外晉皇甫謐撰帝王世紀於周三十六王亦用三統積年八百六十七歲三統止於西周入秦乙巳而世紀下逮東周之亡壬子因退三統所推伐紂事於乙酉歲以爲武王十三年實殷文丁

之九年也推其日躔乃在箕斗較三統所差尤遠而歲亦不在鶉火此等均無足論按唐大衍歷中氣議云殷歷蓋哀平間治甲寅元歷者託之非古也蓋緯命歷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乃在四分庚申元之後邢氏歷考云殷歷日法九百四十又引乾鑿度云以八十一爲日法又云六家歷皆六國及秦時漢初人所造斗分並同四分以步朔皆後天二日三日上檢春秋已不驗況欲依之以定周初武王十三年之月日哉

僞武成正義云二月辛酉朔閏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二月三月後世俘一日此不過據月大小小差耳世俘謂四月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翼日祀天越五日乃祀於周廟蓋燎非祀也僞武成全襲世俘惟改祀周廟於祀天之前三日丁未殊失倫次

穎達乃云漢志引武成篇與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氏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元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孔氏議世俘爲僞固當初不知己所疏之武成更出僞周書之下耳鄭氏博極羣書豈有世俘其在而云已亡蓋建武所亡者實孔壁眞武成而殘闕不可讀故治者尤少而卒以微滅也

世俘解徐氏天元歷伐殷年月考

周書世俘解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執夫惡臣百人大公望命禦方來丁

卯望至告以馘俘戊辰王遂禦循自祀文王時日王立政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辛（闕王）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大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籥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壬子王服袞衣矢琰格廟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終甲寅謁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禹生

開三鍾終王定庚子卅三月廿二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告以馘俘百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時四月既旁生魄十七越六日二十三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冲子綏文武王降

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大師負商王紂首懸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

天元歷原理云長歷歲差法周初冬至日在女二度竹書武王伐商之次年爲癸巳歲長歷癸巳歲天正朔甲申日冬至甲午日相去十日十度尤合牛初女二考之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竹書武王十二年伐商十三年大封諸侯此乃總序之綱也惟戊午次于河

朔望后以師畢會此乃追叙出師之始長歷十二年辛卯冬、十月辛卯朔其戊午乃十月二十八日牧誓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長歷天正十一月庚申朔其甲子乃五日也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即辛卯朔十月也故二日得壬辰十字誤為一字耳故傳曰日在析木十月日宜在析木也與次月庚申朔相去二十八日故曰辰在斗柄庚申合朔斗四度也戊午與庚申朔日前後三日故曰月在天駟三日月離三十餘度故曰在斗柄而月在房天駟房星也又曰星在天黿歲在鶉火星辰星即水星天黿即天鼈在斗牛度玄武之義本此正當子丑之位

鶉火之次午也長歷武王十二年辛卯木星夏至二日合伏在柳四度壬辰大暑五日合伏在張末度其武成之前後皆在鶉火水星辛卯立冬五日合伏於箕七度其戊午爲立冬之末距伏一十一日應行二十二度正近天黿是年天正冬至己丑日周初冬至日躔女二度在玄枵之次戊午與冬至相距三十餘日故在析木七政一一皆合以此知一月爲十月之誤無疑漢人既不知歲差但知冬至日在牽牛不能合乃改戊午爲戊子以冬至己丑爲乙未放下一月以合之經傳注疏者仍其誤至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再期在大祥而伐紂種種錯謬皆由漢人不見竹書也

周秦之際去西周已遠史歷湯廢好事家或言武王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或疑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是非猝不可知世俘解則紀十三年月日而以所聞傳之者也已具載於三統然三統引証於七十二年前無可合僞書泰誓篇亦稱十有三年春然彼乃附會三統非用世俘也劉歆據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在十有三祀以爲驗然序原得訪所由而及克殷不可以範文往序也惟近日徐圍臣發朝天元原理歷代法要中引此文次於辛卯癸巳之間推其日名朔晦一一與三統相符雖早一月無嫌乃知三統實託本於此而十三年伐紂之說隱隱如欲申矣然徐氏考此文有未盡者彼謂十二年辛卯歲十月二十八戊午乃就夏正言之殷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秦爲一月也僞書武成一月

壬辰旁死魄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全用世俘之文世俘秦人作故以近歷蔵遠事而云一月徐氏乃云一爲十之誤徐氏又信武成爲眞則安得所書並悞乎彼謂長歷推得十一月庚申朔五日爲甲子即武王之十三年正月也而徐氏尚指爲周之冬此不與僞泰誓指冬爲春者同一謬乎五位所占歷志以出師之日爲定固然然世俘言武王伐紂追起癸巳日與國語五在之文不相應三統遂謬增十一月二十八戊子師初發以爲之根則世俘原無此文且其日王固未發何取於五位乎徐氏易以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之日則益不可爲驗按世俘自有本病必不可掩者則以其年子月南至之根不可據也徐氏知之而多方彌縫其於天正子月庚申合朔既用國語辰在斗柄之明文矣乃

除去其柄前一度近柄三度而云合於斗四度與國語悖又自益
法推冬至早五日而云是年天正冬至己丑去庚申三十日日躔
女二度得合周初躔次而不知其陰用二術以亂之今試正其辰
度依國語斗前退三十度已值牛三乃戰國時日躔詩大明疏云
日月合辰斗前一度謂在箕十度也從箕十退三十度得牛二乃
周末日躔考其至差用授時法增二四四八推之得壬辰歲亥月
辛卯朔合辰在斗柄子月庚申朔二十四日癸未南至自辛卯至
癸未五十二日自斗柄歷五十二度得虛六乃夏時日躔從箕十
退五十二度得虛四亦夏時日躔唐初東都道士傅仁均治戊寅
元歷命辰起子半命度起虛六以為符陰陽之始此豈為武王言
耶徐氏之蔽無論因此徵秦人言武王伐紂事雖頗得其日而年

月皆失之矣天黿乃北維之次齊之分野所謂我姬氏出自天黿者也徐氏應以斗牛間一小星誤之尤顯者以星率計之十三年歲亦不在鶉火殆無一可合也丙午十三日五華樓草元且陰寒連十二日始開霽

或謂聖人之舉事民和而已不執於天時國語所稱五位三所四以指偶合也禨祥之士因而傅之爲說不求其適合可也如謂天時必不可違則武王前後發師均宜致愼五位所占當在觀兵十一年戊月二十七日二月癸亥當繫伐紂之十三年周語彙而言之耳按觀兵與伐紂中隔一年非謂類年且諸書無言十一年觀兵者詳伶州鳩之意自伐殷至反旆亦一時事而欲截爲二以分配兩年不可通矣夫伐殷之年讀者推得三統則以爲堅據而歷

家不受其欺也如徐氏以武成篇合紀年比漢歷爲密自以爲上
符武成比于反覆推之而知其難用然卒不廢其說者以見予之
於武成獨盡心焉
世俘解書序皆秦漢人所作諱正爲一同而所指不同書序十一
年一月卽循用秦月本周之十二月也如以爲周正則當遷稱十
二年一月矣況又有周本紀十二月戊午之文可證乎若世俘之
一月卽周正月循秦諱而稱爲一耳○秦書序一月疏云武王以
殷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始改正朔以殷正月爲周二月其
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故史以一
月名之夫武未改正卽當仍書殷之十二月既經改正何妨追書
周之正月乃斥前兼後別創一月之稱有此史例乎此曲說之反

復不可通者也

竹書紀年書序史記伐殷年月考

伐殷時事稍詳者周語世俘解二書畧不相謀三統歷雜引之而算不得合年增也天元歷主世俘算亦不得合年減也此外如竹書紀年書序史記序述寥寥不得已而遷算於此乃漸悟其得眞而諸書皆可取驗故別爲詳之書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史記周本紀云武王即位九年東觀兵至於盟津還師歸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二月甲子至於商郊牧野紀年帝辛五十二年庚寅當武王十一年秋周師次於鮮原十二月周師有事於上帝周師伐殷武王十二年辛卯伐殷敗之於坶野云云書序漢初人所作一月謂亥月也秦以爲正而諱正爲

一周以爲十二其日戊午與史記同漢初襲秦建亥月亦云爾三家同以武王十一年冬伐紂同以亥月戊午日度河彼此既不謀而合矣外呂覽首時篇云武王事紂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時不易得也証尤明更以歷術考之得庚寅歲戌月朔日丁卯二十六壬辰二十七癸巳二十九晦乙未其亥月朔日丙申二十三戊午二十八癸亥二十九甲子世俘解云一月癸巳王乃步自周于征伐商癸巳固爲于征之始然何以知戌月二十七之爲得而亥月初三之爲失乎蓋以周語徵之必二十七日啟行然後可指其日日月所在皆後二日合辰之位如語所云者以爲根如退至亥月初三則日離律已七度月退於駟將八十度而合辰已過兩日三位皆虛懸何取驗乎首日得失既如此即餘日可推或謂周語與

史記癸亥甲子並繫二月亦可別推乎按記上文既有十二月戊午之明文下距甲子才六日而中加二月字則合增六十日爲武成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孔傳云自河至商郊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正義引帝王世紀證之云武王與膠鬲剋期甲子冒雨疾行以救其死如其說則史記二月字宜衍國語二月字當爲十二月之闕文史記數闕說固多有之如謂五日取捷四百里非王者師且其時殷尚有天下三分之一渡河已入王畿豈無間隙旅拒而待留伐者六旬至郊不爲遷延寖紀二月更無不可然三書之爲得不僅在此按授時上考步至之術辛卯歲南至得天正子月十三日戊寅上距亥月朔日丙申凡四十三日自斗前一度退四十三度得女八度上考堯典之虛十下推春秋季年

之牛六周初日躔實在焉其候能眞符於天行抑豈他說之可奪哉依大明詩疏合辰斗前一度爲箕十度卽南至當女七度爲尤協

又星辰古今不同漢志自壬辰增七十二算推爲歲在鶉火歲行十二歲一周天六周得七十二年而復於鶉火與周語合如用世俘進一算則歲亦進一次不相值矣吁古籍殘訛紀年等言伐殷年月僅存數語然考之國語之言五位而不虛推之二千年後最密之歷而可信故曰此三書爲得其眞也彼世俘誣武王所征憝九十九國所馘億有十萬俘玉億有百萬雖後世流寇不至此彼習見始皇之暴與貪暴而移以誣武王爲已分謗其事實已無毫末向特以其流傳頗古或猶見及周初歷指今攷其年月疎漏尚如此卽一切無稽之說更無庸置辯也已

附

武王伐殷年月算

國語說伶州鳩對景王之問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以大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

之多舉故謂之宣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

韋氏注從柳九度至張十七度爲鶉火天駟房星也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爲析木其間爲漢津斗河斗前也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黿一曰玄枵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月宿房五度日宿箕七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日月合辰斗前一度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在須女伏天黿之首○歲月之所在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 歲在鶉火午辰望在天黿子自午至子其度七同 二月周二月辰時也辰日月之會斗柄也周二月昏斗建丑而斗柄在戊上

按韋氏所釋俱本班圓漢志劉歆三統之說以紀年考之實文丁己卯三年非武王伐紂之歲也西周南至日躔須女三統不知歲差故以秦建推在牛初年則上差七十餘歲則下差七百餘又五位應同驗於發行之頃不應虛擬一月後辰星之位以旣其數且武王發行在癸巳日見於周書三統乃以戊子爲師始發無明文亦牽合也

近日嘉興徐氏發臨臣辭歷理謂紀年武王十二年辛卯冬十月辛卯朔二日壬辰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二十八

日戊午次何朔娶后師畢會其時歲在鶉火月在房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木星近斗牛度之天黿星十一月二十九己丑日冬至月躔女二度武成一月爲十月之候云云

按徐氏所推本周逸武王壬辰年春一月故下承有二月甲子四月庚戌之文今乃概抹國語書序史記全文摘取一月以爲殷以實其則未改逸之說所謂自掩其目者也紀年於辛卯四月已有王歸於豐之文豈得云十月始伐殷大抵紀年與世俘亦有不可强合處五位所驗宜在武王征行之頃不當以會師之戊午爲斷天然非次非宿何得言在亦與南北之撰無涉考徐氏所立歲餘於春秋已差不合何論周初其時天行幽非女二也

書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蔡傳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漢孔氏遂以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雖而二之上文則年無所係之月下文則月無所係之年是蓋謬中之謬

按僞漢孔氏僞書序亦本班固漢志蔡傳糾之允矣然不知僞蔡誓十有三年之文亦承漢志之謬而一月戊午渡孟津實在十一年春蔡氏未究歷譜不免顛倒眞僞耳

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觀兵至於盟津還師歸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二月甲子至於商郊牧野

宋儒謂武王無觀兵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二年始伐之哉愚按武王原本稱臣於紂而紂絕天命稱獨夫在文王之世已然武王遵養九年始行觀兵尚冀紂之悔悟以蘇此一方民忠厚之至也固不當以君臣之事目之如謂誅滅紂則可觀兵則不可何失輕重之衡也

紀年殷帝辛四十二年周武王元年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五十二年庚寅秋周師次於鮮原冬十二月周師有事於上帝周師伐殷

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王伐殷敗之於坶野王親禽受於南單之臺

夏四月王歸於豐

按武王伐紂之年及所享年數各記不同伐紂記序以為九年十一年漢志以為十一十三年享國紀年以為十七年漢志以

爲十九年今綱考之亦互有得失而漢志術傳非盡無據也紀年從武王卽位庚辰則庚寅觀兵正在十一年壬辰伐殷正在十三年然古人詳於不註年紀年於歲夏皆然殷則高宗稱於論語而武王亦行之除庚辰再朞則所云九年十一年首亦合矣然今紀年以武王書於庚申則兩記均少二年而考之成王時事又進二年必移至戊戌乃當耳漢志於年雖無牾而別滿以月元與餘之謬說前後失據故不可用

周書世俘解維四月乙未七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二翼日癸巳三王乃步自周征伐商王紂二月既死魄一越五日甲子初五朝至接于商丁卯八望至戊辰九王遂禦循壬申十三荒新至辛巳廿二侯來至甲申廿五百弇伐衛辛亥三月廿二薦俘殷王鼎壬子廿三正邦君癸丑廿四薦殷俘甲寅廿五謁我殷於牧野乙卯廿六籥人奏崇禹生開　庚申閏月二陳本伐磨乙巳十一陳本至四月既旁生魄乙巳十七越六日庚戌廿二武王朝

至燎于周翼日辛亥廿三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廿七以庶祀馘于

周廟

按周書此文史記儀志皆引用而班固目爲武成篇顏師古注爲古文逸篇所載武王伐紂事頗誇誕蓋戰國人所託必非孟子所議之武成也然其前後月日推之於歷殊合疑亦有傳授宜別擇而存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歸餘于終夏建以丑月爲終三代所同此年一月屬亥者閏三月合耳

孔疏文王受命詩書異義

詩大雅文王序文王受命作周也鄭氏箋云受天命而王天下

孔氏疏第一條云此述文王爲天子故爲受天命

第二條按春秋說題辭云云易坤靈圖云云讖緯註說皆言文王受洛書而言天命者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云云故文王雖受洛書亦天命也

第三條武成曰文王誕膺天命九年劉歆作三統歷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同之毛意或然矣鄭依伏生書傳史記爲說故註洛誥云文王得赤雀武王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受命爲七年之事

第四條引中候我應　尚書運期河圖註　易是類謀　乾鑿

度　中候雒師謀　名綠書反復明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季秋月甲子受赤雀銜丹書之命以謂之受籙其年歲在戊午明年己未乃改元十三年辛未歲殷正月六日殺紂

第五條按乾鑿度注昌受洛書之命爲天子入戊午蔀二十四年歲在癸丑是前校五歲應更加五年爲二十九年

第六條文王實受赤雀銜書非洛出雖非洛出謂之洛書所以統名焉

第七條受命六年始伐崇作邑於豐則受命時未都豐我應云赤雀銜書入豐止於昌戶者當時文王行往豐地所居有屋故稱昌戶

第八條九條言文王受命元年必不得稱王伐崇在六年則亦

六年始稱王也學者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禡類者祭天之名文王伐崇之後即稱王天期已至也又引伏生書傳及書序註謂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拘於羑里得散宜生所獻寶而釋明年伐崇大傳曰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則耆黎一物出車說文王之勞還師云春日遲遲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勞之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即以歲暮伐耆故稱五年伐耆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爲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背叛雖紂之愚非實能釋也周人乘黎祖伊奔告於受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稱王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故乾鑿度布

王號之下註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是鄭意以爲六年始王也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而鄭註禮記大傳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以紂尙存於年爲晚而時未可稱故爲早也

書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僞孔傳云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

孔氏疏云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元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聞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是皆以人事爲言無瑞應也

又云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元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

而稱周王哉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爲王何以得爲身稱王已改正朔也云云

按孔穎達疏文王受命詩序因鄭氏謬箋爲受天命而王天下遂傅引諸緯及鄭氏別註曲證文王以戊午歲受赤雀銜書之命而明年改元又因鄭氏註緯書布王號在受命後五年遂雜引伏傳詩序等曲證文王以改元六年稱王又因鄭氏稱文王受命止於七年遂引伏失考之傳改史記以就之曲證文王稱王一年而沒其疏反覆四五千言紙逾十翻皆囈語也末條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稱王則反形已露顯然背叛雖愚者亦知其叛又云紂尚存時未可稱王是孔氏明知稱王之爲大惡卽奈何忍以加諸文王

其時旣無年號非稱王何謂改元乃考諸書不可通又於七年中曲指向後一年稱王以九十七齡小心服事之純臣必欲於蓋棺定論之日汙以操莽之所不爲鄭孔主緯誣聖之罪於此而極昔人謂漢儒註經而經亡胡怪焉然孔氏固非執迷者㬰曰疏泰誓書序云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瑞應以命王者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聞又云鄭元依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言文王生稱王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因引禮傳追王之事而言文王是追爲王何得謂身稱王已改正朔也且駁公羊傳王者謂文王爲漢初俗儒之言不足取證又引悠朔王氏辨正文王世子稱君王之言非實正議屬舉其讀書亦時識正僞以矛攻盾則向之心勞日拙附會鄭註數千言已自

指摯無遺矣然猶兩疏並存者俗儒謂各附註爲說其體宜然果爾則桀亦吠堯亦吠所謂依草附木之言何以取正天下後世夫疏家之於註不過如弟子之於師師其是不師其非也且以臣之事君猶可否並獻以成其美況事師無犯無隱縱不能起予何可相助匿非哉俗儒輕於叛經而重於違註不知其自相矛盾有如此者胡揆焉庚戌春月湞寓五華樓借録詩序義歸里後始取而論之乙卯三月二十一更古齋

詩言受命所謂命德宜人宜民命自天申不于常者也無迺言受命爲嗣侯之命也紀年註受命九年而殺得專征伐之命也九年非改元配事而言之耳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之九年與大臣周王宅程三年尙書金縢既克商二年皆傳事爲年不可謂宅程爲改

元之三年有疾爲改元之二年也又宅程已稱周王矣其次篇乃言文王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是仍爲西伯而王則從後追書蓋文非實王雖秦時人僞書猶知之因此本紀謂受命後十年三統世紀及賈馬王肅諸儒承謂九年終與紀年合惟鄭元好異滅爲七年孔氏出力黨之然旣云己未改元十三年辛未殺紂中間七年加再期爲九年又加退歸二年亦止十一年無以足十三年伐紂之數孔氏執此以奪諸家適以堅諸家之據耳

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攷辨

文王受命其說有三詩小序文王受命作周也鄭元箋云受天命詩大雅文王受命有此武功云受商王錫弓矢專征伐之命書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注云受殷王嗣位之命三說皆合而謂受天

命爲稱王改元則妄也詩雅頌之王皆追稱詩家因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史記已有此說又文王世子武王稱文王爲君王鄭元注稱君王則受命後又注書序引緯書云西伯受洛書命爲天子詩禮疏又言文王戡黎乃稱王伐崇專伏生謂在受命六年漢人朋評文王而語多矛盾世子篇亦作於漢人左傳前併無君王之目考紀年文王之殁稱西伯昌踐禮大傳武王追王文王昌不以畀臨尊也則亦惡有稱王之謬乎改元起於七國之際他書無見惟紀年周顯王三十四年丙戌下記云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史記漢文帝十七年戊寅改稱後元年嗣後遂以爲常七國方士說於機祥以爲改元可得天命故擬此說後文帝之改元亦見欺於方士而然周之初何嘗有是且論者欲實文王之改

元莫不取証於紀年朱子語類說文王不稱王固好但書中不合有九年大統未集一句史記梁惠王三十七年書襄王元年竹書紀年以爲後元年想文王之事亦類此然紀年於帝辛三十三年記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四十一年記西伯昌薨烏有改元之謬乎同一紀年也惠成王改元則亟引之文王本不改元反匿而不舉庶公者固如是耶然文王稱王改元之說實起於是時術家欲惠成之從亡不得不假驗於文王以動之考周書亦作於周末及秦之世稱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又文傳解稱文王受命九年春在鄗與紀年王錫命至西伯之薨年數合此其假驗之明白者蓋文王受錫命後九年而薨諸家則謬爲受命稱王九年而崩史記書大傳韓嬰又短爲七年鄭元注尚書用之此則

謬中之謬并錫命之數而亦失之者也近人又謂文傳解之受命九年與受天命改元者有別是謂文王有二元且受命於天豈得以年斷其妄殆無足辨漢志云文王崩武王即位再期而伐紂在十三年鄭元亦用其說以注書序云併文王受命數之卒父業也其說尤妄繼世以有天下誰非卒父業者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成王得改元何即年歷者因人而別不繫於業之卒不卒有君而不年與無君同有子而侵父之年與無父同此之爲妄古今未有也攷紀年帝辛四十二年注武王元年五十二年伐殷自爲武王之十一年耳烏有冒元之謬乎又周書柔武大開稱王元祀小開稱王二祀寶典酆謀稱王三祀 二月丙辰朔大匡文政稱十有三祀皆武王之世也足以徵漢之初尙無此說故諸篇記年

祀如此近人乃謂武王蒙文年不改元自漢至唐從無異說不益謬哉漢之末年曹公挾天下大半而不肯篡漢曰吾爲周文王矣則謂文王稱王雖操猶不信也而世之瞀儒平日亦以彈操爲名至其論文王乃出於操之所不屑非操之罪人耶吁文不當改元武王不當冒文王之元歐陽子泰誓之論詳矣瞀儒曰彼懸斷義理未考千年相傳之事實也故爲考其畧以發明前賢之意夫文武豈有義理外之事實哉文王改元辨互見西伯戡黎考武王冒元辨互見年歷考

僞武成出於晉代稱文王惟九年近人謂其據紀年然紀年文王無年其歿也猶稱西伯昌而武成稱文王豈得同謚據文傳解文王受命九年之文爾尚書疏雖斷改元之說猶知文王未稱王漢

居閒賸筆一燈也

文王年歲考畧

尚書緐逸篇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呂覽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年地動動後四十三年而崩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韓詩外傳說同紀年殷文丁十二年戊子註西伯昌元年帝辛四十一年己卯註西伯薨凡五十二年三說與經少異考虞夏之君居喪不記年意文王亦行之紀在位之年僅五十併再朞則五十二也中身者約紀元前後之中數當共得一百歲書傳謂文王即位年四十七與經不合孔疏據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年九十七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之數然文王世子周末人所作要以經爲定且世子述文王語武王有云我百爾九十必文王已享是年故

其說流傳於後而好事家得以紐合併删之耳周固多壽君文武後可考者惟穆王蓋一百四歲云

武王年歲考

文王世子言武王之年九十三書大傳同大戴禮云文王十五生武王漢氏經家用其說孔氏本之以疏書序云武王少文王十四歲年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適滿十年漢歷云文王受命九年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經生亦謂武王十一年本文王受命數之夫以十年加九年爲十九年此武王享國之數漢人非不知之而必減去九年稱其冒文王之年爲卒父業者以八十四加十九爲一百三多出九歲欲於武王始生時減去之則與少文王十四歲不符不得已於即位時減去之爲文王受命之餘總以求合十五生

武王之說也然如鄭元注洛書謂文王受命不過七年是又於二王享國各減二年而武王即位爲年八十二矣以除文王之九十七是又十五歲而生武王也考之史記武王尚有同母兄伯邑考其生也不知當在於文王何年豈不可怪哉左傳晉襄年十二未冠晉侯謂之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此晉侯臨事裁處之辭非有實典禮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荀子大略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註先於臣下一年也男子婚期理不相遠大戴記乃張本衰世禮廢之習以如之文王則其僭后妃成婚均應在十齡內外閭巷小民不爲此況以王季大任爲父毋正家法以教萬世者乎近日禮記義疏謂如註家說文王生子不大早與蓋深疑之大原閻百詩亦謂其不可信然無所取證乎

考竹書紀年文王崩於帝辛己卯歲以爲年九十七則逆數生時當武乙二年癸卯以無逸百年計之尚在其前三年而武王崩於戊戌歲年九十四逆數生時當武乙二十四年乙丑武王之生文王年二十五雖少猶當二十二三歲矣長子伯邑考其生當在二十前後如此則近於情事計武王七十六歲已即位八十六歲爲十一年而伐殷故中庸謂武王末受命文武之享年各別而冐元之謬十齡娶妻十一二生子之不經可不置於齒頰古史之所以可貴也刪書作雒解云惟天不享於殷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鴻過野閼氏據之以爲武王滅殷時祗六十歲必如所引自發未生至今六十年若既生以後尚未能確定其年數而亦不足六十年矣加武王即位七年而崩壽不過六十餘歲果若

是其促歟詳逸書文意蓋言自發未生天已不享於殷而至近今一紀之間災又過見乃述天棄商之久非述己之年也又逸書多訛文未生至於今語不甚屬生當爲壯之訛男子三十曰壯未壯亦近三十加六十年爲八十六適得相合夫文武享年周秦遺書並同紀年於武王尙多一年今悉屏不用而單舉逸書殊偭之年爲辭悍然減去聖王年壽二三十歲豈不悖哉又案宋羅氏泌元金氏履祥據訛本紀年以合舊說謂武王即位七年而崩年五十四如其說文王薨時武王才四十七羅氏亦不信與齡之說然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前後百齡無逸有明文推至五十四歲始生武王是文王后妃五十猶無子何謂百斯男耶且傳稱武王同母弟尙有八人將謂后妃七十歲外乃生聃季耶不知紀年僞書

傳寫多訛亦有引作八十四者見禮記義疏惟正本作九十四乃
與世子篇相合世子述與齡之誕亦因文武壽考如彼然後附益
之蓋與齡可斥而文武之壽考無可疑也文王受錫命九年大傳
史記鄭元注妄臧爲七年武王享國十九年漢志尚書解妄臧爲
十年八年武王享年九十四羅氏金氏閻氏亦各爲妄臧考紀年
盡得其實可徵紀年二王之享國壽考妄者得以裁之矣紀年有
功於經若此丙午三月初七改定壬寅歲袁州會館稿
方疑後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云余閱大戴記此語知其誣而未
得証驗及考王莽傳平帝年十二莽欲配以女故劉歆先竄此於
大戴記以示文王始婚亦年十有二然後莽詣考論五經定天子
之娶禮云蓋經傳諸子皆遭秦火而出於漢歆典授以售其奸學

者可溺於前儒傳援之言不別其真僞哉

武王享國之年考

三統推帝王年歷武王以十三年己卯歲伐紂丙戌歲爲周公攝政元年是武王崩於伐紂後七年乙酉歲在位得十九年也帝王世紀則以乙酉歲爲十三年壬辰歲爲攝政元年比三統退六算然在位亦得十九年也諸家減去武王伐紂以前九年固謬妄不足據然其言武王享國之數宜本於周史得其實故前後無異詞惟鄭元注金縢云文王受命七年而終武王年八十三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時年九十三以元年自稱文王八年計之僅得十七年也攷管子諸書俱言武王伐紂後七年乃崩漢志與之合鄭氏既從漢志謂武王十三年伐紂又謂十七年崩

連伐紂僅得五年其爲妄減武王之歷明矣紀年年歲比諸家最的然其記武王之陟亦在十七年雖以爲十一年伐紂與鄭注不同然十九之文豈可混爲十七夫武王以十一年冬伐殷十二年夏歸於周此後歷十三至十九始合克商後七年乃崩之數漢志退伐紂於十三年已爲不減之減均之未得其眞也前於武王伐紂定爲十一年庚寅者以授時歷法推而得之今復以其法推而下武王享年之實可知矣紀年注甲乙謂武王陟於丙申成王元於丁酉以法考尙書月日無應者試詳之多方五月丁亥紀年在成王五年法推癸卯歲得五月之三日如依注推辛丑歲不相應一也召誥二月二十一日乙未洛誥十二月三十日戊辰在成王七年法推乙巳歲皆合如依注推癸卯歲則乙未爲二月初十而

戊辰距晦亦逆二也顧命四月哉生魄甲子在成王三十七年倘推乙亥歲得四月之十六日依注推癸酉歲不應三也又逸書畢命篇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朏法推丁亥歲得六月之二日依注推乙酉歲不應四也二王之歷日雖見於書傳僅有此千年後猶算術得之此豈可以虛談屈辭哉以成康之虛逆二算相承歷六十餘年無變則知其上侵武王之末紀以致失二算無疑也康王以後無籍可徵紀年云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十九年伐楚喪六師於漢竹書謂穆王承昭王之緒十三年十七年兩次西征往返數萬里又書北征犬戎南征荆征淮皆不覺其年楚所居地頗近其有不庭昭王席西周全盛何至遠兵數年之久疑七九字相類而十九即十七之訛文往還不過一年為近於事實也夫然則武紀

末之十七又即十九之訛試將此一字彼此互易即各得其眞年而武王爲戕於戊戌成王元於己亥康王元於丙子昭王以壬寅歲立十七年戊午陟明年己未穆王元合於紀年之注矣故曰武王享國之年三統等得之

三代年歷各具史記而爲嬴秦燒盡然武成康幽月日間存於書與詩秦漢歷術疏謬劉向據以作三統增年附會其後帝王世紀皇極經世外紀前編等書小異大同無可取証其能與詩書月日者紀年一編而已藏冢在先爲秦火之所不及此外則魯公年積史家尙得存與紀年實相應非曾歷之假託者可班也予已別爲之考畱春秋前魯十二公年積減之一紀丁酉戊戌爲成王虛占故減得三百二十年除平王四十八年加武王伐殷九年起庚寅

加丁酉戊戌爲九年得二百八十一年爲西周十二王年數紀年注起武王元年庚辰至幽王十一年庚午爲二百九十一年 武王嗣西伯十年在內 加文王五十二年爲三百四十三年又加平王元年辛未東遷至東周君七年壬子國亡得五百二十二年共八百六十五年秦漢歷家謂周積年八百六十七其分數雖謬其總數約相符也

武成篇旁死霸考

漢歷志引武成篇云一月壬辰傍死霸 二日 二月既死霸 朔日 粵五日甲子四月既旁生霸 十七日 粵六日庚戌 二十二日 霸與魄通孟康云月質也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孔氏書疏云旁近也朔是死魄故二日爲近死魄又云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

之處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此說極分明人之形亦名體魄相附者爲神明如月體之着光也然魄與明必相兼而乃見晦與朔無明望無魄非可以死生言望後明微缺然後可以言魄生朔後明微見然後可以言魄死秦漢世歷術疏濶先藉半日名陽歷則先朔而月生又者朓仄之說晦朔皆見月月見則宜爲之名武成篇秦人所作故以朔爲既死魄且其於朔也既在旁前於望也既又在旁後紀日者將何所准耶考伏氏尙書紀月上半惟用朔與朏下半用望與哉生魄無旁既等目而武成篇候月轉悵其非三代之歷明也後案設以魄爲明謂二日魄未生徧體皆暗故曰旁旁本孔晁註爲廣大非旁近果爾則晦與朔宿體愈大矣何反不得名旁乎以大生明爲望則十七日明減矣何得更名

爲既大生明乎十七以後明漸滅至於晦則明之死也久矣何始名之曰死魄乎王氏號爲精小學然魄之字義實未解何反訓孔疏爲非哉丙午三月二十九日

不信武成解

孟子之不信武成也謂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其論韙矣而武成篇鄭元謂建武之際亡漢歷志列武成篇師古誤注爲今文者今其文見於汲冢周書曰世俘解或曰即古之武成也予復之無孟子所疑語且鄭氏號極博豈不知有漢志者晉人晚出武成乃云紂率其旅若林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其文與世俘又異蓋武成至是三易矣朱子注孟子曰書本意謂商人自相殺非武王殺之孟子懼後世之惑且長

不仁之心爾閻氏疏證駁之云孟子本意爲武王辨誣反先誣武王而後辨之乎梅氏書譜云孟子讀書矣王誤認紂衆自殺爲武王虐殺又云自攻其後殺人必不多均之無辜何肯爭相屠戮如是程氏訂疑云死戰以禦敵則多所殺傷今日前徒倒戈而多殺後乎豈紂師開武王者專在前殊死戰者專在後乎王氏後案云眞武成自是揣摹兩敵相爭若徒黨自屠何必加以此語如諸君之意是眞武成所記實爲武王虐殺與紂衆無與而晉人特盛爲武王斡旋耳按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伊闕流血漂鹵過秦論言秦追亡逐北流血漂鹵皆斥言秦之暴也武王之虐果如秦作武成者乃其史官當爲本朝諱苟無也即何得妄以虐蹟加諸本朝然則血流漂杵之辭非史臣指目武王明矣晉人書多採集

舊說而成據史記周本紀云武王陳師牧野紂發兵七十萬至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無戰心心欲武王亟入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荀子儒效篇云厥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周漢以來相沿舊說皆如是豈得以晉人書晚出而疑之夫以紂之不道其才力足以驅使其人非如劉禪陳叔寶之昏庸一無可稱者雖無同立猶可同敗平時所崇信之多罪逋逃在七十萬衆中豈得悉不致死而此七十萬衆中受暴虐不堪奸宄之百姓豈得不乘天討以反其怨毒坊記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牧誓曰弗迓克奔武王僅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師多

身擬絕兵凶戰危故其辭戒慎如此苟非敵衆倒戈自攻何能遽克哉然則孟子所以疑之者固云仁人無敵於天下雖紂寡亦吾子弟耳同歸父母何相戮如彼其多朱子所謂懼後世之惑長不仁之心者大指已合不得因其為偽書分疏遂並武王事實一槩反之使神武不殺之君與暴秦同致也諸君謂昔人巧為斡旋不顧孟子不知事實本爾無須斡旋而孟子亦未嘗遽若諸君乃借孟子立巳幟以誣武王如之何其說可存哉

武成錯簡

古以竹為書錯簡宜有之補偽書出於毫表其有錯何也欲自同於古以堅人之信爾然補書多矣他無所錯錯武成何也前後月日其緒可尋其脩可別錯之如未錯然託古之跡不遺亡之實其

爲僞也巧而已乎常復之自厎商之罪下至萬姓悅服以承于征伐商則順以承其承厥志則非夫人之可辨也然其他則原文畢順矣程子乃欲彌其闕割恭天成命三十四字於其承厥志之後劉氏從之且云當革命之初尙宜有退託之辭朱子復正其曰乙丁未二十七字於受命于周之後於是武成分爲九節其中七節彼此淆亂矣乎又復之劉氏所論一戎衣天下大定之事爾王受命于周天位已久定無可退託至於列爵分土史臣所列諸大政即王所以命邦君百工者序述互見史傳常體於義固無關也若恭天成命之文承厎帝起濟民瞭然篇中豈宜強附之末簡贅於彼而闕於此何異斷鶴以續鳧兩傷之耶是程子之所割未爲得也古之記日者於干支尤易爲訛作僞者亦未能盡掩之也以義

求之則告武成與修僞類也命蘗后與受命類也朱子之所引拔一起一仆不乙可爲吁武成之有錯簡作僞者逆知人之能正也故委而爲之至於正之未叶而反滋其誤雖作僞者未之逆料也豈非欲求多於補書反以戾行文之常旨也歟

武成有二孟子所引古文尚書也漢末已微滅前漢律歷所引周書武成篇也晉人謂之世俘其書具在補武成月日多本漢志中間四月哉生明王至豐丁未祀廟既生魄邦君受命於周雖用他書既引拔不一自不能融浹前後以丁未庚戌誤列生魄之前無怪也再以武成篇証之武王以四月庚戌朝至燎於周辛亥祀天乙卯以殷國祀馘是庚戌以前尚未至周補書別引月日祀廟之說惡可信耶

歸熙甫云予考定武成只移厥四月哉生明王受命於周一段于萬姓悅服後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汪玉卿嘗疑甲子失序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疑也

武成附論

僞書與傳皆人謂出於一手誠然然亦有故爲相左示人不測者武成云文考文王惟九年傳則謂我文德之父能成王功若此時尚未追王者然又武成于征伐商與底商之罪至萬姓悅服相連故錯其文於其承厥志之後按序可明傳乃云承文王本意致商之罪若錯簡在先安國猶未覺者然可謂心勞日拙矣隋唐疏家謂既戊午之上闕失本經文無次第當承於征伐商之下集傳則

更定七條其後諸家復有所更近世如尙書考辨則以戊午為追述之語事類文承竟眞得其要領此百人所不及料者也或謂既非眞本更定可以不必豈有情辭未悉而案可懸定者乎亦任私武斷而已

旅獒辨僞

書序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釋文云馬本作豪謂酋豪也鄭元注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為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於周漢書趙充國傳注若先零豪名封煎罕幵豪名靡當兒之類羌戎稱謂如此後案引序之本指如此然其文久逸晉人乃造旅獒篇而為之傳云犬高四尺曰獒西戎遠國貢大犬召公陳戒焉疏家因之近儒頗多疑其說予讀之知其非類自昭於

俾聖而弗知也按國語述仲尼之言云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矢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此固非旅獒之文然武王一天下令德無遠勿被肅慎如此西旅可知僞書既襲用其文而乃通獒於犬於是昭德之事變爲喪德之訓而武王之眞誣矣朱子語類記張氏譏斥武王謂道曰湯放桀歸來猶做工夫如從諫弗咈改過不吝之類武王伐紂歸來便只垂拱了如西旅之獒費大保許多氣以此見武王做工夫不及湯遠甚又曰當未克商武王未必受既克商於此受而不却王心亦少懈矣召公此訓若嚴父師訓子弟然非爲識安能見微格非如此全承

僞書爲解僞書曰武王受貢彼即曰王心懈矣僞書曰召公頭戒彼即曰費大保氣噫與撥君聞周之初君臣皆聖未聞臣作聖而君猶發作狂者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其知之其成功一也周書不全吾於遺書二三見武王之所以聖焉康誥首以克明德稱文王而自安寡求此即生與學之分然其誥康叔也先之以文考之祇遹繼以殷先哲王之敷求商耇成人之遠惟古先哲王之聞由凡以保民而已於心於訓於天於德於命理事相連而叅二又其次節即民情見天威之棐諶即盡乃心無逸豫証小人之難保弘王以此宅天命以此作新民以此後世大儒衍帝王之學爲目曰法祖尊王畏天保民存心立命無不攝此數簡中而不易

切實略無儒生虛張義理之談何也所以勗康叔者卽所以自勗者言亦其行大而化之純而不已讀其終篇及酒誥牧誓若孟子所引天佑下民之斷章皆渾渾如出一口然則武王之道豈不廣大精微高明而躋於聖境夫子以憲章與祖述並豈不以堯舜一之乎作僞者稍覬武王之學豈敢擬於不倫然其人固昧昧者也姑以淺者窺之武王年八十六而伐殷至旅獒躋九十矣功高德盛四方祇畏如神明而乃以爲愛一狗爲召公口實若諷若誡其言皆中主所不屑居且武王方誥康叔以文考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孟子亦言武王不泄邇而僞爲召公首斥之辭曰德盛不狎侮君子小人武王誥沬邦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而僞辭乃曰玩物喪志不貴異物賤用物武王誥康叔曰怨不在大亦

不在小誥沬邦曰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其一無滲漏如此而僞辭乃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是謂武王自言之自倍之也抑能責人於始不能自課於終也夫後之令主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有之彼其於學未純困知勉行而未能一也今也降武王而等之使後之僞君者將謂聖如武王小德猶有出入則雖恣爲狎侮喪德志有初鮮終好令相反不足以損己之大而僞之臣背亦將謂聖如武王小德稍有出入則雖繁稱遠引糜擯細碎束縛羈縻總若牛馬亦足以鳴己之高是其不擇而綴此詞也以建規後世則不足以搆誣前王則逾遐其爲擬經之害豈不深哉夫學者固將衛聖人於敗千載孔子曰小人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彼小人識闇而好爲僞故常病於此姚氏際恒曰前此驅虎豹何有於一獘武成已

言歸焉何又慮其啓焉王氏鳴盛曰數人家常畜非遠物亦足以明作僞者之彼此衡決矣疏家無足論祖道華讀書何不辨眞僞於聖王幾爲邑犬之吠惜夫丙午四月三日

成王年歲考 三則

禮記文王世子篇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幼不能涖阼又大戴記保傅篇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大傅又云成王處襁抱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鄭元更採書大傳三統曆等緣飾己意以解金縢云文王崩後明年成王生十歲武王崩服喪畢年十三將踐阼周公欲代之羣叔流言公辟之東都年十五迎公反則公居攝之元年也四年年十八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年二十一作洛誥明年年二十二乃即政稱元年又注顧命云此成

王二十八年加二十一年爲享年四十九王肅注金縢則云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以二十爲元加三十亦止四十九眞源賦則云武王崩成王始生言之皆鑿然若可信以經反復推之皆謬說也一妄造端閒風增甚由幼而穉穉而始生初不知成王毋弟何多將無父而生耶皇甫氏帝王世紀云成王三十七年崩年六十歲矣謚紀成王周公事亦多誤惟年歲不循舊說殆別有眞據也蓋武王之喪成王實二十三爲以明之考尙書逸書紀年等成王以二一年作金縢大誥四年作嘗麥解是歲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五月王王自奄亦見於多方君以大戴記成王之年數之雖聰明天亶此諸爲非十四齡所能作而周公元聖亦何假十四齡之主千里外

彈壓軍行乎且金縢稱王用弁則冠在其前紀年於元年夏葬武王後即記王加元服蓋新造事煩不可守三年諒闇之制而一切委之攝宰也以諸書証之世紀固可信又周書明堂解武王崩周公攝政六年朝諸侯於明堂王會篇云天子南面立唐叔荀叔周公在左注云皆成王弟故曰叔同以封稱而得列王會雖稚弟冠亦久矣成王爲長兄年不逮壯乎呂刑稱穆王享國百年其書作於穆王五十一年己酉逆泝生時當成王三十二年庚午三十年爲世數之大當從遠亦須二十自庚午逆泝四十得辛卯爲康王之世時成王年十八武王初伐殷不遑抱孫乎如以成王十一歲爲元何以處唐衛侯封且此三十二年中成康昭三世皆當以十四歲生子理難通已王成王在位三十七年世紀與紀年同三統

謬以前七年歸周公然以之益王年數亦相合惟鄭氏於周公攝政之前又虛四年而減在位爲二十八是謂謬中之謬夫成王生五年而文王崩又十九年而即位加三十七則爲六十矣如王肅說文王崩成王已三歲猶爲五十九歲惟鄭元偏採駁雜既減文王錫命九年爲七年減武王享國十九年爲十年復減成王享國三十七年爲二十八年享年六十爲四十九周家父子孫三聖相繼年歷昭然而晳儒忍於裁損之誣聖悖經學不當亟爲辨証卽鄭注金縢之謬不第裁損王年而已於文義殆無一得過其稱成王服武王喪畢將踐作而周公欲代之此直爲王莽導先路悖誣不足辨轉稱蔡叔流言而公避之在服喪三年後迎反居攝改元又在二年後考金縢武王既喪管叔流言而周公居東序在二年

前則成王元年事也出郊迎公則二年秋事也本文明白證之逸書作雒解云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作師旅臨衛政殷又證之紀年云元年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夏六月葬武王於畢秋武庚以殷叛周公出居東二年秋王逆公於郊遂伐殷二書脫周之所遺記事悉與金縢無異鄭何亂經如此漢哀平間緯書創周公自立改元之說以迎合王莽劉歆因以歷附之謂武王崩明年公居攝凡六年夫人臣居攝乃古王諒闇之通制何得立年且彼謂公已遭謗引退則益不得有年鄭氏知其不可通更創爲迎公後始居攝改元而虛其前四年王與周公皆不得而有則雖緯書與三統尚無此謬如其說成王十歲喪父尚不須人攝至年已十五轉欲公代己爲王公不稱居攝於天子諒闇之際

而引退自明至五年後乃稱王天下臣民於公未居攝尙言不利
於孺子至儼然稱王反晏然於情理可通乎近世極力纂鄭者引
作雒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孔晁注謂乃後之歲然則元年
非武王者謂崩後踰年改元之年二年作師旅者謂周公攝政之
二年不可謂爲比年相接以求解鄭亦大無謂按古人舉年有專
有泛東山詩於今三年孟子伐奄三年討其君此泛舉往還之辭
若史家記事必繫之其君作雒解乃歲已別於既歸其下十二月
崩與元二年正相接如金縢豈可以元年指爲崩後踰一年而二
年又指爲元年後踰兩年又以元二兩年非一王任臆劃配史文
正不如此且謂崩後踰年改元者誰屬乎雖起鄭氏叩之必不能
指爲周公元而仍應屬之成王也則是成王既有元年至五年矣

周公何爲忍視王之年如明之憲宗而葬之天子七月而葬同軌至自乃歲十二月至次年六月數相合何爲又踰一年歷十九月之久而始葬且成王既未用古者諒闇不紀元之例何不於崩後次年改元而又踰一年始改元鄭之說豈可爾耶或又謂管蔡亦或叛於三年之後如我　朝康熙初吳藩僞爲恭順至十二年叛可借爲証此不然三桂初得雲南衆心未附故叛跡遲遲若武庚憑世守之地所憚者武王耳幸其崩主少而國疑所謂千載一時者復何憚而不發必遲至三年耶然則釋經者依金縢作継紀年之眞書則節節可信任劉歆鄭元王肅之臆說則無一可通夫以王即位之初事實詳備如此尚乖謬不足憑况欲依以定王年之始終哉

左氏傳晉侯謂魯襄公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年十二可以冠矣然鄭君若欲引此以爲鄭注天子諸侯十二而冠之証明成王冠時年僅十二乎謂鄭所主自在此然以爲天子諸侯果有是制即宜引成王爲言不但云可冠而已此晉侯臨事措置之辭耳按荀子大畧篇云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先臣下一年荀子生周末持論尚如此鄭氏何乃以魯襄例成王耶

方望溪辨明堂位末云金縢稱王與大夫盡弁又云公爲詩以貽王王亦未敢誚公年非甚少斷可識矣以是觀之凡言成王幼者皆欲辨誣妄以爲周公踐阼証也

君陳君雅篇名解

周書篇目奭陳雅皆冠以君陳雅篇亡或補以王誥臣之辭吾不

知所云君者以爲尊稱之辭耶古王之訓未有君其臣者以爲二臣之名固爾耶考之他書三代盛時未有以君爲名者周人重諱必不爾也然則其義若何曰君奭之文可例已陳雅名也君者同官之相稱所亡之辭其同官之告語乎禮述君陳之云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斯道也臣子之引誠允矣自君出之幾乎忌克哉補尙書者不詳夫名篇之義綴之而乖其類誣矣哉後儒之集訴於成王也

正陸子主僞書傳疑聖各條

陸子與致政兄書云三代盛時言論行事洞然無彼己之間至其叔末德衰然後有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謂太甲卒為商大宗近配成湯以其善惡是非灼然明白非成王比也成王卒為中才之主以流言疑周公雖以言習自此而降則德不競矣入告出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開首云某拙鈍豈不自知若其深思力考究事理之精詳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竊自信有一日之長　又嚴松錄先生語云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到這裡却生一疑此是湯之過也故仲虺作誥云云

愚按成王繼序之聖君也朝廟四詩訪落求助自明其不聰不敬望臣工之弼仔肩而示顯德心事洞然豈肯以入告出順之言出諸口者小序謂以敬之詩為羣臣進戒果如是則既以戒辭顯之樂章與順外之情尤戾矣詳此語見君陳斷章而述於禮記篇名

與君奭正同皆同官告語之辭耳蓋地道無成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必歸美以報其上惟成周極盛之治乃有此僞書勦其說以加之成王不類莫甚焉成湯易代之聖君也其伐夏救民之辭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此有何疑而南巢之放乃以慙德自取用詳此語見左傳季札論五代之樂獨以自湯然文服事而有慙武繼湯而無議則湯之有慙自以久旱民愁功遲樂後不能安其得於匹夫匹婦而然僞書勦其文以合於放桀亦不類莫甚焉韓子云學之二十餘年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者僞書成於魏晉然所勦之字據其在不難參觀以考其意之各別陸子何嚴受其欺耶且周公因流言而自請居東非成王疑之成王因天變開金縢不知公有請代之勤而感泣非

泣其誤信流言也讀洛誥一篇聖主聖臣之相與樂誠以後無間焉又若召畢之於康王祭公之於穆王誥命具在其言論行事亦豈有彼已之間夫武王統壹不久成康昭穆代作皆賢聖之君持天下百數十年於周爲極盛陸子乃牽僞書出告入順一語驗成王卽是叔末德衰是謂西周三百年竟無治日矣又按黃元吉錄語云皐陶謨洪範呂刑乃傳道之書是陸子且以穆王齊皐箕而反斥成王爲中主豈非謬論乎

傅子雲錄語云唐虞之際道在皐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箕子所以佯狂不死者正爲欲傳其道旣爲武王陳洪範則居於東狄不食周粟　嚴松問梭山云孟子說諸侯以王道是尊周位是得天位云得天位松曰却如何解纂奪之罪云民爲貴社稷

次之君爲輕先生稱歎曰曠古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

武王見得此理先生亦云又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

按松錄前條既以湯慙於放桀爲過此條亦以武之誅紂爲見理則謂天之愛民曠古所同信矣其識解非諸儒所及已及子雲錄箕子事又謂所以佯狂不死者爲欲傳道既陳洪範則居於夷狄不食周粟夫箕子爲殷宗臣能亡而逃之朝鮮武王因而封之其時海表固非周有粟亦烏能外於周哉此又陰用僞伯夷傳采薇之語與前二錄意正相戾然孟子言伯夷避紂不立惡人之朝則志亦切於救民不幸前大公而死耳前錄謂伯夷不見此理已是相誣此又誣箕子亦欲同其跡何耶所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者固如是耶大抵陸子姿性高明要不能不借鏡於古書古書眞僞雜陳

而不知別則雖欲造於昭然確然之地不能得已　丙正二十六

兩齋

陸子與張季悅書云傳來之文誠如雜論宜不逃所見觀其首尾皆熟用山翁平日言辭獨其旨趣乖違繆陋覽之深有假竊兵資盜糧之愧然六藝聖人作也小人猶假之以文奸言天下無小人與類則已否則何言而不可假也惟此道之明善人之衆彼無所施則自愧絕矣城狐社鼠託夜以神其奸使遇正人自無所施惡之者必其心之素邪所謂物各從其類也

又云古人所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者政欲究知人情物理使之通達而無所蒙蔽窒礙小人與類無所竊其奸於其言論施設如見肺肝則彼亦安得而不熄乎季悅所到於大槩可謂

明矣政當益盡精微使蒙蔽者有所賴是所望也

按陸子因時人有馳用己文而謬其意故痛詆之為小人異類且言六經亦不免為小人所假賴明者之能辨而已初不悟己所深信之晚書其中間言辭何嘗非賢聖兵糧而假資於寇盜即旨趣乖矣其時僅一朱子與季悅能明大槩而陸子未致問辨之功卒無以自開其蔽可惜也

尚書考卷六

竹園郭如泰
萬載李榮陛貫基甫　繪圃袁振藻校鐫
甘泉郭樹芝

春秋前魯十二公年歷考

史記周世家周公卒子伯禽前已受封爲魯公帝王世紀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

按魯公享年世家未詳據云伯禽即位之後管蔡反淮夷亦反於是率師於肸作誓考紀年武庚叛於成王元年則皇甫謐謂爲元年受封固可信謐紀成王三十七年崩加康王十六年爲五十三而云四十六則誤減七年矣紀年云康王十六年錫齊

侯伋命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十九年魯侯禽父薨計享國五十六年皇甫謐五爲四九爲六耳或本以十六年薨而傳寫紀年者誤次十九年後如此則兩紀得同

考公酋立四年卒煬公熙立築茅闕門六年卒幽公宰立十四年濆殺之

按考公立於康王十七年煬公立於康王二十一年其年魯築茅闕門幽公之立在昭王元年十四年被弒見紀年惟考煬二公之薨失紀而前後年數與史記亦同

魏公濆五十年卒厲公擢立三十七年卒獻公具立三十二年卒

眞公濞立二十九年周宣王行政三十年卒

按紀年魏公立於昭王十五年薨於穆王四十五年癸卯享年

五十與史合明年厲公立懿王十七年薨享年三十九史減去二年紀年闕獻公事而記愼公之薨在宣王二年乙亥上距懿王十八年癸未獻公之立總五十三年除愼公享年三十獻公纔得年二十三應薨於夷王六年乙巳史倒其數爲三十二而增多九年也以獻公增多之九年補減去魯公之七年厲公之二年適得其平故史記與紀年年數分合皆相符 世紀獻公三十六年卒增年更多不可考校 愼公立於夷王七年丙午又十五年爲厲王十三年庚申卽共和之元年諸侯年表已見而世家屬於愼公十四年早一年

武公敖立九年朝於周歸而卒懿公戲立九年伯御弒之十一年周王殺伯御立孝公稱二十七年卒惠公弗皇立四十六年卒隱

公攝當國

按紀年宣王十二年武公薨享國十年諸侯年表同而世家止稱九年者明九年爲朝周之年歸而卒在十年也宣王二十一年懿公見弒三十二年殺伯御平王二年孝公薨四十八年惠公薨得年並與史同其明年爲四十九年己未入春秋

統計世家自考迄惠積年二百七十六加皇甫所載魯公四十六爲三百二十二年誤減七年有抵見前與紀年成王元年丁酉迄平王四十八年戊午積數相符此爲春秋前魯十二公之年歷皇甫氏似亦知之而碍於史載各公之年僅欠四十六依紀年乃有五十三不得不減去七年爲周公攝政周旋然於成王下己紀年三十七則元年正在武王崩後一年非漢志移元

之比矣且史遷增獻公年分本足相抵而皇甫不知轉欲就成王借公眞年删減亦適形牴迕而已

周公稱王辨第一　考康誥左傳

誣周公稱王以誥康叔證謨於序汨於晉衞世家之改本歐陽公詩義引世家之文與今本異蓋侯方氏謂史記後出劉歆改之或然而王之以說經者鄭元也伏氏發書篇多錯如多方等篇次多士後註家弗察謬稱淮夷奄再叛鄭氏向能別之康誥武王書其前乃錯以伐殷之大誥闕其序又錯以命庶殷之大誥序而闕其文然文義各別序不能考正隨所次而屬之成王已謬矣漢世俗儒因之竄入史記斥叔父爲弟至康成直以王目周公而誣斯極乃洪大誥治王若曰注云洪代也周公代成王總告諸侯不知公之不當受誣本經自可明也如公果稱王以臨其弟是時武庚新

誠公於多方多士猶諄諭反側之民再三而誥叔何無一字及之
則其誥於武庚未叛時可知也文王造周而天下實得之武王在
武王自應推功於文王在周公豈可沒武王殪殷之實舉文而不
及武則其爲武王之讓善可知也古之人君稱孤寡自謙之辭耳
鄭元訓寡兄爲寡有之兄乃誇詞非寡義且何至謚其父而寡其
兄則其爲武王之自稱可知也太子國之根本自古不以爵加之
鄭元摘大傳斷何之誤謂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太子之稱豈隨年
而變耶傳謂武王崩成王年十歲至十八則即位已八年而猶稱
太子其爲誰之太子耶已則稱王而降其君爲太子爲侯篇首呼
太子而終篇乃與其弟封言無一字與太子相應者何其辭之屢
變而不可通耶是孟侯爲武王之爵康叔可知也有宋名儒不循

僞謬截去篇前四十八字他屬而以王遣武王於是周公之冤始白至今大全彙纂家置一編矣乃後人復有爲之持疑者如清臣車氏明天台人謂康誥等斷然是武王作但後人考據皆成王也鄭康成太史公雖不足信左傳載祝鮀之言亦是成王近世西河毛氏西莊王氏亦遡引祝鮀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以爲康叔不受封於武王之証乎謂不然周公相王室兼言武王成王也鮀所述衛魯唐蔡四國得封非一時故首舉武王成王以總之伯禽唐蔡之封在成王世康叔之封在武王世武庚既滅成王又分其地歸康叔作雒解所謂俾康叔宇於殷代霍叔者也康叔既受成王之增封故傳行文從便與四國並序其康誥

之命自承武王克商與成王何無與孟子云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伐奄以下為成王事而屬之武王又言周公使管叔監殷使管叔為武王事而屬之周公皆從便序述之詞不足為異且傳明言周公相王室俗儒更不引以破稱王之謬何也毛王又據左傳衛成公夢相奪康叔享命祀相當武子曰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以為受封之命詎乎謂封命與命祀有別中庸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然則當武王世雖先公祀典猶未定何况諸侯康叔雖受封於武王至其薨也應在周公後周家命祀至成王周公乃定故傳舉之豈可混指為封命乎夫羣言之淆也折諸聖今傳說果異亦當斥傳而扶經况其為本得相合者而不

知精研豈直叛經抑亦冤傳實甚矣東氏又云當時已封武庚則妹邦無得封衛既封衛無得與邶鄘封武庚及三監近日程氏廷祚新安人亦謂殷故都在武王時爲三監環居無地以封康叔予按此說朱子已辨之頌稱殷邦之圻方千里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三監叛而周公東征滅國至五十之多皆殷墟也安得謂三監外即無封地哉康爲國邑無考史記序大姒十子皆冠以地鄭元獨以康爲號謚固不類且周始封諸侯如大公魯公俱未聞有謚可例也馬融王肅宋忠謂在畿內括地志遂應以許州陽翟縣之故康城世遠不可知要之康叔與號猶周召管蔡康謚名爲猶召謚伯禽均不以國封也周書云臨衛實殷殷與衛地別而不相遠吳氏纂言云武王克商分紂故都朝歌邶鄘地以居管叔蔡叔以衛地居康叔且引漢書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

未注出何篇以宜詳之此為得實治舊者以經文為主通之左傳孟子中庸史記之舊史證知康誥酒誥諸篇原出自武王而成王第其叔周公傍其君以自王其身古之聖君聖相紛紛受誣於記註家者無煩廣証而明矣

周公稱王辨第二 考荀卿韓非等

經傳以外百家之言周公毀矣誣稱王者誰賊孟子曰周公古聖人也周公不有天下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又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又嘉禾等言周公伐淮夷踐奄歸自奄等皆言成王此鄭元所注為稱王時事而序之辭如此周書成開解稱成王元年作雒解稱元年葬武王二年作師旅嘗麥解稱四年皆成王之世也上述武王崩稱元惡得有周公改

元七年橫隔其間哉明堂解前言武王崩成王嗣後言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面立率公卿侍於左右而周公在所侍之內則天子即成王矣篇中言周公攝政君天下與前後異此漢儒增說之詞尙未足爲憑惟荀子乃後大儒之效謂成王幼周公屛成王以屬天下履天下之籍偃然如固有之成王冠然後周公反籍周公鄕有天下今無天下成王鄕無天下今有天下君臣易位非不順也然則謂周公爲君成王爲臣者始於荀卿而韓非亦云周公假爲天子七年蓋周秦之際天下無王好事者造作言語取古昔賢聖設誣之亂白黑變名實習以爲常故謂君臣爲可易如咸邱蒙舉堯舜與瞽瞍朝舜反誇以爲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正此類也漢之世爲韓詩者謂周公履天子之位抱成王朝諸侯淮南子氾論

訓亦同其說皆出於荀卿至劉歆等遂實以稱王改元之事鄭元注尚書準之經義遂不可問矣夫君臣易位天地翻覆天下之大變不待禁稱而悉也曰惟聖如周公而後可如孟子之所以論伊尹者然伊尹放大甲未嘗踐大甲之位臣節固未失也豈惟伊尹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霍光廢昌邑王後世無議之者如之何易其位猶得以順稱之耶柳下惠處女坐懷而不亂人莫不笑之以為坐懷已亂矣若乃合其女而遣之曰固無損於吾之貞也果得為貞否耶以聖如周公之稱王何以異此且曲以周公欲稱王為制禮作樂耶君臣易位天澤倒置何禮制之有鄭元注金縢曰成王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果如是雖欲辭篡名不可得已彼荀卿者特欺弄於筆舌之間豈知後世權奸乃以此亂天下由是觀堯

與瞽瞍朝舜之說孟子不闢之其流弊當何如孟子一言而邪說止荀卿一言而禍亂滋後之人以性惡禮僞爲荀卿兩罪棼不知其又有此也晚周以降千七百年咸謂元聖實然中間如慕容盛龍昌期等大聲疾呼揭其代君之罪亦無有能白之者以卿之構誣深也卿何所逃罪哉近世下里生尊荀有過孟子然書序周書與卿書同時書序周書俗儒所最信以考周公稱王改元之謬亦無有也俗儒其謂之何

慕容盛論周公不忠見後燕載記龍昌期非周公撰天保正名論見文獻通考雜家

周公稱王辨第三 考王莽傳

尙書後案云周公踐天子位治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此周漢相

傳古義也漢世經術重家法博士所習有師承案據非莽能空造王莽之假託攝政復辟亦古學知此僞本無此事莽無由託之尋按宋以來闢周公稱王作誥之謬經義漸明近人沈迷訓詁復假周漢古義爲說是欲重誣公以不臣也前篇考之矣若左氏傳周書書序皆無此說而造誣者荀卿韓非然亦未及居攝改元也漢成哀之際王莽規移漢祚劉歆方以經義助之明堂記書大傳讖緯諸書與歆之三統歷雜然並出於是莽欲居攝而周公居攝之年出莽欲飾真而周公假王之簡出莽既敗光武方深信圖讖其學術去莽要無幾故不知發其僞而廢之其後鄭元反進退其年以証尙書於是周公稱王之案據成矣今且以漢書條之莽傳上云徵天下通知逸禮古書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

文字者千數皆令記說廷中正乖謬壹異說又羣臣奏言大后禮
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南面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又
引逸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此周
公攝政贊者所稱請贊安漢公曰假皇帝臣民謂之攝皇帝又引
康誥王若曰孟侯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請號令天下奏事毋
言攝莽傳下云左將軍公孫祿議嘉信公劉歆顛倒五經毀師法
令學士疑惑宜誅考明堂記本出周書事又互見王會篇云天子
南面立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則天子即成王矣莽何誣以為周公
嘉禾篇古文經無其目後案云壁中殘章臆說也不知書序已言
得禾之為周公矣莽何欺人不見逸篇以假王之號康誥稱朕其
弟小子封則王即武王矣莽何蒙別篇周公字曲引為稱王誣不

特此也莽所徵浮薄之徒紛然迎合大抵逸經古記周官圖讖之類皆可借乖異爲辭隨事竄易爲記說以欺天下後世不然則千人盈廷所正所壹者何物而公孫之罪劉歆以爲顛倒疑惑者何指耶然則近人所謗之古義不過芽於荀韓熾於歆莽而煅鍊於鄭元稍闇大義者久唾棄之惡足以難識眞之宋儒耶然鄭爲莽蠹痒以朋誣周公亦祇一時之失考後案乃謂古學有案據儻本無此事莽亦無由託之將以莽之篡歸獄於公耶抑案據之爲莫須有耶逢君之惡其罪大如後案則莽得以遂其欲者諸博士實啟之乃以黨鄭之故不難末减巨奸以文致周公之僭篡其處心措此謂是非之心人皆有者吾弗之知矣

望溪方氏三則附辨明堂位云劉歆之徒爲之耳莽之篡無事

不託周公其居攝也羣臣上奏稱明堂位以定其儀云云以莽踐阼背斧扆南面朝羣臣也賊臣受九錫以爲篡徵自莽始故備舉曾所受服器官以爲是猶行古之道耳莽不篇既逝矣假王云云者誰爲之哉又云凡後世子史之傳皆歆捄蘇而有所增竄書文王世子後云班史謂自古亂臣賊子無道之人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予考自古承學之士通經習禮而爲妖爲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然莽誦六藝文姦言當時即改訓焉而歆竄蝕經傳以誣聖人亂先王之政至千七百年而莫敢發難其非更浮於莽也歟

書周官尚書後云漢儒治經莫勤於鄭氏然以莽事訓周官而於周公作文王受命稱王皆篤信焉而益侵其枝流況毛序孔傳

之僞雜乎世之賢儒尙或以經說惟漢儒爲有據而詆程朱爲憑臆非所謂失其本心者歟

周公稱王辨第四 考史記紀年史記三則附

聖賢無義理外之事實義理外之事實詆也沈迷訓詁者相與扶爭氣而守之識本闇也而不可以欺精識之君子故周公稱王之誣至有宋而廓然歐陽氏修知康叔受封於武王蘇氏軾知康誥與周公大誥不相蒙胡氏宏吳氏棫知康誥酒誥等均爲武王作王氏安石知復子明辟爲復相東土之命史氏浩知命後爲留公君洛五賢不相謀而立說彼此相通必如是然後康誥諸篇之王曰不可曲指爲周公洛誥之明辟非自目爲君命後亦非釋王位而封伯禽於魯凡漢世陋儒朋誣公之稱王奉詆多端悉與昭晳

朱蔡氏說書采而用之完公純臣之節以覺悟天下後世此其有功於經偉矣近世好怪之徒詆諸賢爲虛設曰三代事實至宋人而愈繆蓋更不論義理直欲以事實窮諸賢也夫事實有確於經文者哉宋賢據經義以明實跡孰與漢士背經旨而搆誣辭況古書亦非盡泯也武王封康叔於衛歐陽氏詩義譜據史記世表及衛世家之文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草廬吳氏據漢書之文又史記三王世家引博士將行議云康叔扞祿父之難是康誥爲武王作漢人屢著之矣前漢地志河內郡朝歌紂所都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亦不言成王封更考之紀年武王十三年大封諸侯康叔固在其內十五年初狩方岳誥於沫邑非康誥酒誥而何成王二年奄人徐人淮夷叛與費誓序及史記世家相應魯公已前受封矣七年周公誥多士於成周王如東

都冬歸自東都與予其退即辟於周命公後無一不應諸賢惟以
義理測經不徵事而與古籍寘符即欲不推爲千古精識可乎哉
此周漢相傳之眞古義好怪者知一旋其面目否
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伯邑考武王管叔周公蔡叔曹
叔成叔霍叔康叔聃季武王克殷悉封昆弟惟康叔聃季少未得
封武王崩三叔挾武庚作亂周公承成王命伐誅武庚乃封康叔
季載云予按婦人生育不過三十年武王克殷已八十六歲矣武
王次二其齒弟相後不足三十年年幾六十康叔亦九十正當六十
豈得爲少古人尙貲對長則稱少康誥小子封君奭小子旦皆不
計年應劭注漢地理志云武王封弟季載於成成雖非季封亦以
見漢人知叔季均受封於武王矣史遷爲尙書僞序所惑謂周公

封康叔而作誥故以年少未得封爲辭朱子云豈有兄八十餘而
同母弟尙稚齒者邈殆未致思而然
三王世家云丞相臣靑翟御史大夫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
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
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
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云云事在元
狩六年按康叔年幼爵命之時未至成人蓋以去病原奏皇子僅
能勝衣武帝制不欲以未教成者君連城故權詞云爾其稱康叔
後扞武庚之難則知封衛在先非確有承傳博士何敢引議
歐公詩本義譜邶鄘衛下修據史記年表及衛世家云周武王封
康叔於衛及齊陳曹並云據武王封此歐公時所見史記原本也

年乃世字之誤今表武王下空而十二國始封悉列成王下蓋南宋以來刻誤世家亦然殊為史記之累賴本義講尚可證耳亦猶韋蘇州石鼓詩周文大獵岐之陽歐公時所見本如此而後刻改為周宣非韻語陽秋等尚在歐公殺同不識字之人矣

慕容盛周公論書後二篇

晉書後燕載記慕容德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瑤等於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瑤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稱其高後王無以加其美忠曰武王病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撻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為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以來未之有也旋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以驗武王之壽矣武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非詐乎若或於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我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漸戮司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亦[illegible]

諮詖故也忠曰設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遣二叔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鄭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爲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於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修長加呂召毛畢爲之師傅君無周公攝政之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爲已任專臨朝之權開北面之德著恭忠存王室以爲周公代王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誅義以曉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於海內方貽王鴟鴞之詩歸非於王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見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北則二公之心亦有情於周公也但以疏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不及於兄弟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己然後返政成王以爲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赫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救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拱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

按慕容道運得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幼經多難恐無暇經籍周公論殆作於僭位後二十七八歲時昔姚秦韋宗許禿髮傉檀云經

論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道邇之論出當時珍忠無對史氏亦不置辨後世注疏無敢擬之者非以其理近正而不可屈哉蓋自戰國處士橫議荀氏首叛經旨虛誇大儒之效謂周公自爲天子君臣易位漢人又妄撰年歷釋金縢聞流言避位爲東征致辟誅管蔡以貽詩爲惡王誅己之官屬故道邇疑周公人臣不應無故而代王管蔡忠存王室正言其不利孺子周公又不能明順陳義而擅行誅戮不臣之罪既彰反貽詩歸非於王以此斥其詐而不忠皆瞽論也然經文烏有是哉成王諒闇公以冢宰攝政古之常也管叔年長覬覦世及而布流言攝引殷以趣事周公即避位居東流言不能行然殷叛已彰故貽詩勸王以救亂適因天變迎公歸而東征竹書紀年可証周公大聖

經有劉王鄭朋誣乃成大奸故嘗謂經文漢宋也詩家蠹賊也蠹賊不除漢宋不分然古來治經君子知分別者百無一二也史稱道運為翩翩佳處此論特發於倉猝雖未能深思博覽進求公之本眞然於造誣之解已掊擊不遺餘力不可謂非公之知己也朱子詆鄭詩初猶泥舊說為之出力未見此論也晚乃悟其非別授意蔡氏以詆僉滕然自宋以前知不可以代王攝政附周公者道迺一人而已

載記又稱盛白雀園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顧謂羣臣曰周公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於經傳歌德於管絃我大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寇闚闘難過往日臨朝聽政羣情緝穆經略外敷闢境千里勳道之茂豈可異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詠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中書更為燕頌以述恪之功焉

按前燕載記慕容盛之伯祖恪字元恭皝第四子儁之弟也儁僭

位將及其子勝年十四慮其冲幼欲傳位於恪恪曰太子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若以臣堪天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曰汝能行周公之事吾何憂於是引恪與伶評屬以後事及暐世恪爲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評爲太傅副贊朝政慕輿根爲太師恃勲舊忌恪總朝權謀誅恪與評因而篡位曰太后可足渾氏言太宰太傅將爲亂暐曰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使皇甫眞收根等於禁中誅之後七年暐境內多水旱恪評並請遜位還第曰以姬旦之勲聖近則二公不能遠則管蔡流言何況臣等蕞學周公居攝七年復政之意暐不許曰先帝所託惟二公其劃獨善之小以成丕且復辟之大是周公之爲聖盛之諸祖莫不稱之恪盡仰師焉而幾其萬一之及者也凡中材以上必有絶人之才德抑豈可與聖

人爭當周邦新造武王崩管叔以殷叛五十國從之周公一舉而平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宅土中者八百年恪垂以普職闢地一隅臲卼不安十餘年而國破君虜乃欲與周公論武功乎周公既靖餘孽猶仁而誥之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彌我我其敢求位恪之祖廆父皝兄儁世受晉之重封無少失道而儁兄第覬覦中原僭位自絕至夷晉於苻堅稱爲二虜一旦以不能蕩不掃滅之爲憾此其殘刻不仁望有周戎東之隷猶愧之乃欲與周公論德美乎夫子言下愚不移是故以堯爲君舜爲兄而有象君慕輿根與恪評同作三公而謀自篡豈非當時之管蔡恪能以誠感而不殺之乎慕容昭慕容仁則皝之母弟翰又其庶兄並有雄才爲父廆所愛庶幾當日之康聃皝何爲忌之惡加屠戮乎盛

泛論古人猶可也至乃援其世家以相抵多見其不知量哉盛之祖垂歸命符堅卒反噬之以表自比周武王會孟津堅報曰諺言駭衆荒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祖孫逆妄正同其與南燕君臣之以少康相詡爲韓範所譏者不遠遑矣癸丑六月二十九

兩漢尚書源流

經卷

藝文志尚書

經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 傳四十一篇

古文經四十六卷 爲五十七篇

司馬氏遷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劉氏歆移讓太常書孝文皇帝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時師傳讀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頗有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時漢興已七八十

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或懷嫉妬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

班氏固志序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

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禍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前漢傳授

史記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

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前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寬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高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元帝即位貴幸至少府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釋文云高作章句為歐陽氏學歐陽氏自武帝時已立不應至高始有章句也儒林傳又云林尊濟南人事歐陽高為博士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

夏侯勝字長公其先都尉從張生授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卿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勝傳云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非一師也霍光立宣帝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受詔撰尚書說

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卒自專門名經儒林傳又云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

史記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前書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

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王莽時諸學皆立又孔光傳孔子生伯
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眞箕箕生子
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生子襄爲
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
太仲儒霸生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
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

按前漢諸家立學官並不同時劉氏歆云孝文皇帝始使掌故
受尚書立于學官爲置博士伏書二十八篇也當時未有師說
故歆又云至孝武皇帝然後頗有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此正
儒林傳載帝從兒寬問尚書時也歆又云泰誓後得博士集而
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

經博士元朔五年詔與博士弟子上所稱詔是也尚書所立歐陽氏學而已宣帝紀甘露三年乃立大小夏侯歆亦云往者博士書有歐陽孝宣皇帝廣立大小夏侯儒林贊說亦同蓋至是三家始並列矣哀帝時歆親近又欲建立古文令與博士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大常責讓之諸儒怨恨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歆由是忤執政懼求出補事並見楚元王傳然儒林傳又云王璜塗惲受古文尚書王莽時歆爲國師璜惲等貴顯諸學皆立傳贊亦云平帝時立古文尚書是古文終亦得立也

後漢傳授

儒林傳引前書略云伏生傳尚書爲歐陽大小夏侯學皆立博士

孔安國傳古文爲古文尚書學未得立中興楊倫傳云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歐陽歙字正思千乘人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歙建武中爲大司徒坐罪係獄諸生守闕爲求哀者千餘人有自髠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上書求代死曰臣師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門單子幼未能傳學書奏歙已死獄濟陰曹曾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 以下歐陽

牟長字君高樂安人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録前後萬人著牟氏章句世祖徵爲中散大夫子紆又

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

宋登字叔陽京兆人少傳歐陽尙書教授數千人順帝時拜侍中出爲潁川大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桓榮字春卿沛郡人少習歐陽尙書事九江朱普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世祖將以尙書授大子召拜議郎使授大子三十年拜爲大常顯宗卽位尊以師禮子郁字仲恩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大子經和帝卽位復入侍講永元四年爲大常初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榮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大常章句郁中子焉字叔元世傳其學永初元年入授安帝順帝卽位復入授經禁中永和五年爲大尉焉孫典字公雅復傳其業獻帝卽位拜御史中丞遷光祿勛論曰伏氏自京東西相

並為名儒以取爵位注謂伏生至伏湛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按傳榮同門生郎中彭閎楊州從事皋弘弟子豫章何湯門下生九江胡憲郁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爲弟子黃瓊楊賜最為顯貴又帝紀光武以王莽時之長安受尚書未試何家觀其後援顯宗以桓氏則光武所治為歐陽學無疑一代經學此為開先矣

丁鴻字孝公潁川人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永平十年徵至說文侯之命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永元四年為司徒行大尉門下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倀皆至公卿陳留陳弇受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為蘄長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永少習歐陽尚書

光武即位拜諫議大夫終兗州牧子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建初四
年代牟融爲大尉
徐穉字孺子豫章人終身不仕少爲諸生學歐陽尚書
張馴字子儁濟陰人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
大司農以下夏侯
牟融字子優北海人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肅宗即位
爲大尉
宋均族子意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
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習小夏侯尚書王莽時不仕教授諸生千
餘人建武六年爲大徒司直
尹敏字幼季南陽人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建武二年命待詔

公車永平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以下古文

尉防字偉公汝南人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大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大守

周磐字堅伯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

孔僖字和仲魯國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元和二年東巡還拜僖郎中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子長彥季彥初平帝時封孔子後均為褒成侯莽敗失國世祖復封均子志志卒子損嗣從褒亭侯損卒子完嗣

楊倫字仲理陳留人少師事丁鴻習古文尚書講授于大學中弟子千餘人陽嘉二年徵拜大中大夫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少好學家多書又外氏張竦家文采林從受

學稱通儒王莽亂盜賊起林客河西隗囂以爲持書平因疾告去建武六年東歸徵拜侍御史京師士大夫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于古學與嘗師事劉歆林遇之欣然曰林得興等固諧矣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從林學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嘗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建武二十二年代朱浮爲大司空

衛宏字敬仲少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

大興光武以爲議郎

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九世祖誼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逵悉傳父業顯宗召拜爲郎與班固並校書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使出左氏傳大義逵具奏三十事尤著明者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建初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材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

馬融字季長扶風人從京兆摯恂遊學博通經籍恂奇其才永初

四年拜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桓帝時爲南郡大守免復拜
議郎重在東觀著述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施養諸生常有數千
涿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徒也注尙書等
鄭元字康成北海人從張恭祖受古文尙書等以山東無足問者
乃西入關事馬融遊學十餘年歸鄉里客耕東萊學徒數百千人
所注尙書大傳等凡百餘萬言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
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
端紛紜互相詭激後生疑而莫正鄭元删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
學者畧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毎考先儒經訓而長於元及傳授生
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張霸蜀郡人受嚴氏春秋子楷字公超通古文尙書等門徒常百

人隱居宏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好道術能變化行霧作賊事覺被引坐係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
作尚書注以事無驗見原還家
劉陶字子奇潁川人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
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靈帝徵拜諫議大夫
按後漢書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
邱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
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章帝紀
建初四年詔曰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
學者精進雖曰師承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
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

氏穀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蓺也
謹古文尚書並諸學立於前漢平帝之世迄莽敗而止東京更
獨惟此而已八年又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微辭乖疑
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
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
異義焉此四經皆在官學之外者証之賈逵傳四經由是遂行
於世所選弟子門生皆拜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
皆羡慕焉當時敞開經學之路上之令甲下之士風教尚古文
如此是古文不惟不在所禁且以官祿招誘受學實與立學無
異近日毛氏乃謂當時令甲所在凡好古文者皆不敢踰越稱
引篇目而多方隱避何其妄也

西京經師源流具見儒林傳無一遺者東京師承不一傳不能悉具攷歐陽氏學歐陽歙桓榮丁鴻鮑永四家本師具見前書牟長宋登及大夏侯之張牟小夏侯之王失其本師古文惟孔賈世學若周防之蓋楊倫之丁馬融之摯鄭元之張及杜林衛宏尹敏張楷等亦失本師東京傳古文之學者不下八九家爲之解者周衛賈馬鄭張六家其所習之書並無二種何以驗之西京自劉氏向校書以中外相應爲準非是者黜外古文有孔氏世守之本有師弟相傳之本孔賈所傳其驗也而僖與逵先後並校中書不聞少有牴牾至於中古文有中秘之本有學官之本（蓺文注外有大常大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自馬鄭諸家所受中外書未可定然融兩校中書亦不聞牴牾是古文中外相應可知也

杜林所得西州漆書傳亦失其師然考之當時鄭興衛宏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歆固建立古文尙書者林之遇興欣然曰林得興等固諧矣其所傳之書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逵傳塗惲之學馬鄭師承與逵又別今皆爲之作解則是彼此本爲一書可知也宏傳儒林傳亦並云林傳之後古文尙書遂顯於世逵傳又云肅宗特好古文尙書詔高才生受古文由是行世林書與中書並盛行而毫無牴牾如此令林能僞爲之則建武之初去莽未十年外之傳古文學者尙多內之秘書具存豈能欺鄭衛好古之徒至賈馬輩世承父師之學兼之屢典中秘逵又奉詔撰三家及古文同異一切不相應之外書豈能逃其指摘如劉向之校去百兩其前事也逵等其肯棄父師之

眞學畔中秘之正經相率而顯附于無根之僞說乎且不特此數家而已方蕭宗博選高才受學古文之時林書乃與之爭盛於天下東京學者滯固所稟互相詆激獨於此種緘默二百餘年無一人議及此何說也以是核之東京古文入九家皆西漢時中外四本所流傳與中書共屬一種較然無疑特以字形詁義依古故賈鄭訓解舉宗之耳自三國終於西晉字內淆亂眞學微絕至東晉而眞有作僞之孔書出唐氏遂取以立於學官漢六家之注前已湮沒惟鄭解頗見采於正義而篇目絕不與僞孔書同孔氏穎達等顧弗深考反左眞鄭而右僞孔安謂當時賈馬鄭等並未得見古文尚書而其所注反屬僞本僞所眞而眞所僞其誰辨之自宋元以來通儒多知孔書之爲僞而至

賈鄭所注之眞書何循正義之訛附指爲僞或乃欲因是以証
右孔之說顚倒益甚乎故兼錄北京何書諸家于右而詳致其
辨俾初學者不爲之惑焉
後晉儒林體製與前書微不同前書依傳經先後雜別有傳者
亦以次綴之後書多問師承故變例兼諸特有傳者各託於後
如大小夏侯之於王歐陽之桓古文之杜賈馬鄭皆是也近日
毛氏不解史體按謂范史疑杜林非眞古文故隔越諸家而附
之末若然則於王桓等尤爲隔越范史亦疑爲僞夏侯歐陽乎

史記引尚書不備辨

毛奇齡經問卷十八史記引尚書不備條云果欲就史記所引以別眞僞則古文僞者二十有二而今文僞者亦十有一何則古文祇泰誓蔡仲之命而餘皆僞若今文所未引者有盤庚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皆僞書也世人意在僞古文乃行其說而今文皆僞如之何

按晉人僞書二十五篇篇篇自具僞蹟原不必取證他書雖教仁尚書是正就史記所引有無以別眞僞自是一大關鍵蓋百書源流自此始而作僞者後出雖能盜襲其字句必不能以己意附入之史遷於今文尚書各篇或全錄或撮舉大意而僞書一字不之及即是其時未有僞書之顯驗也毛氏誣遷有未引之今文以爲

偽書分謗言皆不實按殷本紀云盤庚時殷已都河北盤庚復成湯之故居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云云所謂五遷復居告諸侯大臣之辭皆括三篇爲之序無有也周本紀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故初作大誥衛世家云周公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周本紀又云成王在豐使召公營洛邑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亦見魯世家世家又云多士稱自湯至于帝乙無

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又云天下已安周公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又周本紀云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太子而立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為王業之不易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康王卽位宣告諸侯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皆毛氏所謂未引之今文然其著見如此至謂僞書泰誓蔡仲之命二篇亦見引於史記又不然按周本紀所述泰誓乃博士所集讀者無一語同僞泰誓且紀本序言武王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渡盟津而僞書迷於劉歆之歷改為十有三年春會孟津序且悖之何有於史又管蔡世家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王挾武庚以作亂周

公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七乘徒七十人既遷而死其子曰胡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舉以爲魯卿士魯國治周公言於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僞書全襲其文爲蔡仲之命序而命辭不得通且世家以管蔡作亂罪大故周公得伐誅之若僞書僅採金縢流言爲由則罪輕而無主名周公何得加誅此尤誣聖之甚者僞書無識欲稍更舊文而不知度以理故至此然則今文二十八篇篇見引而毛氏強欲奪去十一篇僞書二十五無一見引而毛氏強欲附入二篇史記其肯受誣否毛氏嘗詆前代名家爲目不見漢書若此條之強奪強附而史記不受即謂之閉目未見史記可耳毛氏又自造一說云孔書一出史遷就安國家尋問則原本已送於官更寫一本方藉之作

傳註不能他授後祇傳都尉朝一人而遷但得百篇之序而已夫晁錯尚能從伏女口傳二十八篇遷何難就安國寫此二十五篇遷見官大史令又何難請讀官書而傳之自序作史記自黃帝始網羅百家殆盡豈現有公私古文而徑置之不省者殆夢語耳不知遷之問故於安國凡二十八篇今文內所有異字載之不遺即今文外稍可屬讀如湯誥篇亦無不收惟其文具而義窒者闕焉賈鄭諸儒尚難爲之說毛氏固不足以知此也乙卯閏二月二十一雨自十四至是八日矣